

WEI NI
ZHUANG
XING



7.1

南京出版社

爲
你
壯
行

王建华
陈越文
主编



為你壯行

王建华 陈越文 主编



南京出版社

为你壮行

主编：王建华 陈越文

责任编辑：朱新法

封面设计：告 可

出版发行：南京出版社

印刷：诸暨报社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 插页：1

字数：163千

印数：0001—4500册

ISBN 7—80560—300—6/1·76

定价：3.40元

序

叶文玲

到底是鲁迅的故乡！

这洋溢着烂漫诗情的明湖水巷，这卷裹了无限画意的拱桥纤道，这白墙黑瓦，这飞甍亮榻，这石板巷，这乌篷船，一处处，一处处，哪处不教人魂惹梦牵？

绍兴的风物真绝，绍兴的风情独好，是绍兴降生了鲁迅，是鲁迅写活了绍兴；生就是绍兴的，祖祖辈辈，年年月月，歆享这里的山水不觉沉醉；千里之外的远人呢，却无不羡煞“伢绍兴人”，都只缘鲁迅先生这位风俗画师，早已用手中的“金不换”，撰写了一部时代的百科全书，将这里的社会生活，山川景物，人情世态，乃至茶馆酒肆，药店质铺，社戏赛会，婚丧节俗，特产服饰……活灵灵地端现在世人面前，使绍兴这块宝地，也成了世人眼中的“金不换”！

于是，凡与文墨沾边的，便不满足于只从鲁迅先生的纸香墨韵中品味绍兴。于是，陆路水路，四面八方，绍兴是月月日日，有朋自远方来：兰亭小憩，东湖荡舟，走一走三味书屋，坐一坐咸亨酒店，买顶乌毡帽，乘乘乌篷

船，远客们只盼带回一脉酒乡的醇香，唯愿多多地沾沾一代文豪的灵思风采！

著章逢盛世，流惠及后生。鲁迅故乡的后人呢？自然用不着象行色匆匆的外地过客如此着忙。他们得承天然的恩泽，群峰叠翠的“三山”（会稽山、四明山、天台山），自来壮其筋骨，奔腾不息的“两江”（曹娥江、浦阳江）从小哺其成长。于是，这里鲜鲜秀秀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既是曾经哺育过他们的乳汁，如今又变成使他们着笔饱满的膏浆，而这里每一位先贤英烈的铮铮风骨煌煌业绩，更是强效的催化，化作腾腾气息殷殷碧血，铸入了他们的魂魄，于是，他们就擎起这一杆杆饱蘸了热腾腾的生活之水的“金不换”，精精勤勤地描绘着越地人情此间风水！

乱红春色尚需要园丁间疏，因了王建华、陈越文两位的苦心经营，于是，便有了这本《为你壮行》。

作者们到底是鲁迅的故乡人。他们写这里的一切，用不着刻意雕琢、苦心经营。他们轻轻巧巧地着笔，从从容容地道来，恬恬地、淡淡地，就象这里如睡的春山，宁静澹远，而一个个人物，却从这明山丽水的画卷中凸现出来，那么鲜明，那么活灵，虽多是极短篇章，虽只是三言两语的勾划，却也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尤其隽妙的是语言。人都道浙东方言难懂，绍兴话亦然。从大范围划来也算浙东人的我，有时听句把说得飞快的绍兴土话，也会瞠目结舌，不知其意，暗中便想：这绍兴地区的语言，好是好，可惜有点“硬翘翘”。殊不料，眼下落在这本书上的语言，非但一点不“硬翘翘”，而且

简直就象酿酒的香糯米，绵软、滑溜，极有酒乡味道！这味道，有绍兴老酒的甘醇，也有霉干菜、茴香豆的咸香，细品细赏，令人回味无穷，而有的篇章，有的段落，更令人击节称妙，妙就妙在这甘醇之味中，透着脆生生的鲜，透着咸丝丝的辣！

自然，这鲜脆辛辣，也得自绍兴好师爷——徐渭式的诙谐和幽默。

书中的作者，我虽然认得不多，但赵锐勇、沈贻炜二人，却是早早就熟稔了的，熟其作品又在识其人之先。赵、沈二人自然是绍兴作家的佼佼者，他们的作品已在全国“打响”，备受注目。现在，当我从斯舜威的三章《东白山风情录》，钱勇的《大水》，王仲明的《一斤豆腐九两水》中再次品享了赵锐勇的那种浓浓的绍兴味；当我从屠渭免、杜文和的《五泄的性格》、《雪野人迹》等等的篇章中，又看到了沈贻炜式的蕴藉隽秀的文笔时，我惊叹了。而当我发现这本《为你壮行》竟集合起近百篇作品六十多位作者的浩荡队伍时，我更不能不为之叹服了。惊归惊，叹归叹，能道出的却只剩了这一句：到底是鲁迅故乡的后生！

人常谓：功夫到家者，竖画三寸，可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便体百里之回。《为你壮行》当然算不得鸿篇巨著，但在书刊如林的今天，她仍然以其拔空挺秀、卓然不凡的姿质，有别于众多的其他。

我想，无庸赘言，毋须张扬，只要展卷，读者朋友自会认识她的价值，她的风采。

1990年10月于报秋斋

目 录

序.....	叶文玲 (1)
--------	-----------

小 说

一斤豆腐九两水.....	王仲明 (1)
顺序.....	章柏青 (7)
古董.....	黄群力 (9)
雪野人迹.....	杜文和 (13)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沈贻炜 (16)
后遗症.....	王新江 (20)
九月.....	沈贻炜 (21)
台阶.....	李 肖 (24)
彩电风波.....	吴淑芳 (27)
打赌.....	王仲明 (29)
女权和男权.....	陆景林 (33)
大水.....	钱 勇 (36)
车祸.....	王新江 (39)
强强和荣荣.....	李福勇 (43)
兰花.....	鲁锡堂 (45)
结婚纪念日.....	吴淑芳 (47)

公路 在鬼岗拐了个弯·····	天目河 (49)
收获·····	屠渭兔 (52)
阿德·····	李 卣 (53)
羞涩的告示·····	杜文和 (56)
笔迹·····	杜文和 (57)
身影·····	宗宇恒 (58)
卖画记·····	周 策 (60)
结婚启示·····	杨水土 (63)
投影·····	朱振国 (64)
临终一呼·····	陈恩裕 (66)
儿子·····	泉 涌 (68)
雨, 那撩人的雨·····	张士瑛 (70)
修灯·····	吴幼放 (72)
良心·····	陈恩裕 (74)
调位·····	朱百尧 (75)
神离·····	黄群力 (77)
搬家·····	宋令俊 (79)
病房里的不速之客·····	章 嵇 (81)
河豚·····	盛忠仁 (84)
月票·····	何根土 (86)
县委书记一支烟·····	姚景文 (89)
离任·····	张文汉 (91)
没有轨迹的圆·····	楼铁镔 (93)
走味的馒头·····	陈荣力 (95)
雨夜·····	周 飞 (97)
巧嫂遇巧记·····	寿震林 (99)
抡大锤的汉子·····	高迎春 (101)

这脑瓜儿呀·····	陈恩裕 (103)
金甲虫变奏曲·····	陶剑刚 (105)
黑子的悲剧·····	徐向亮 (107)
马经理的竞争措施·····	张永根 (109)
初次“入门”·····	寿春萍 (111)

散 文

人生一种·····	赵锐勇 (113)
火塘·····	斯舜威 (115)
戏文·····	斯舜威 (117)
女人·····	斯舜威 (119)
第四十张台湾席·····	王仲明 (122)
风之歌·····	周仁忠 (125)
隐私·····	顾志坤 (127)
军旅二札·····	杜文和 (129)
寻找·····	唐学慧 (132)
池塘·禹村·····	唐学慧 (133)
房子梦·····	陈 平 (136)
吉他情话·····	唐学慧 (138)
那被忘却了的雪·····	偶 生 (140)
蛇缘·····	李 贞 (143)
树与藤·····	宣 颢 (145)
它，总是那样坚实透明·····	春 雨 (147)
母亲住院了·····	阿 婷 (149)
热爱生命·····	二 毛 (151)
挑水阿木·····	杨小白 (154)

雪溪三村·····	吕士君 (156)
在海边·····	盛 赞 (159)
为你壮行·····	曹艳芳 (161)
七月流火·····	叶海荣 (163)
车遇·····	周 飞 (165)
秋月摇情思悠悠·····	王巍巍 (167)
和尚李·····	周 飞 (168)
虾趣·····	高履中 (171)
姑姑来信·····	王 剑 (172)
雄黄酒的回忆·····	钱 勇 (174)
草紫·····	朱元桂 (176)
名人与我·····	钱 勇 (178)
老师，姐姐！·····	吴利平 (180)
喜访“老骥”忆当年·····	文卒一 (184)
天池奇观·····	陈瑞苗 (186)
红松·白桦·地衣·····	春 雨 (188)
五泄的性格·····	屠渭兔 (190)
苗寨听歌·····	祝 诚 (192)
长街古屋说乌镇·····	越 文 (194)
老丈人·····	童 向 (197)
男儿志·····	王 葛 (199)
寻找·····	王巍巍 (202)
石匠的性格·····	白 水 (203)
跃出低谷·····	白 水 (207)
乌蓬船和戴乌毡帽的船工·····	童 向 (210)
后记·····	(212)

一斤豆腐九两水

王仲明

在我们村里，永乐少爷算得一个人物：懒。他“正月里牌搓搓，二月里鞋拖拖”，大半生糊里糊涂过去了，尚不知耕耘之劳辛。

少爷本没有少爷的资格，他的父亲毛头，他的哥哥金乐都十分的勤俭，村里皆奉为楷模的。但“山败出烟管，家败出懒汉”，气数。

有道是“懒人有懒福，烂泥菩萨住瓦屋”，永乐少爷一生不事稼穡，倒也不曾把头颈饿细，靠着“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蚂蝗一样活过来了。到了1987年，人民的生活水平象笋一样往上窜，烂菜帮子和烟蒂头是无论如何不能入口了，于是众人便断定：少爷要吃苦头了。

然而，少爷真是福星高照，一件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好事使他转危为安——

少爷的父亲毛头本是做豆腐的好手，他的豆腐又细又嫩又白，羊油一样，且颤颤动似有弹性，谁见了都想吃一口。我小的时候，一有伤风咳嗽，我娘就去买半碗来与我吃，那味道实在好，只是我的命贱，难得生病，憾极。

总之，毛头豆腐名声远播，在我们这儿，它同孙堂麻糍一样出名。孙堂麻糍在偃旗息鼓二十多年后重又复出，毛头却早已入棺，人死不能复生，最好的政策也是枉然，所以毛头豆腐

这个名特产品久久不能恢复，憾极。

去年春上，有消息说，我们乡的好几位台湾同胞要回归，据说那些老先生一直忘不了家乡的毛头豆腐和孙堂麻糍，一定要来亲口尝一尝。他们提出的第一道菜就使我们乡长瞠目，竟然是苋菜梗蒸豆腐！苋菜梗一定要是“一点红”，豆腐一定要用毛头豆腐，不能用别人的豆腐，更不能用机器磨的豆腐。

我们的乡长于是手也忙脚也乱，孙堂提出每块麻糍要卖五角，乡长说，五块也依你，只要你这老古董不死，我就有办法交代，只是毛头死得太早了！

好在事情还有转机，原来毛头虽死，金乐还在，金乐自幼随父学艺，父子同创名牌，也有一手功夫。只是此人忠厚胆小，认定只有拾粪一项副业不会惹祸，其他皆不敢染指，即使祖传绝技也任其荒芜。我们的乡长苦口婆心地劝说了两天，又帮他从臭得要死的猪栏里挖起两升磨豆腐的石磨，用开水烫了七遍，这才感动上帝，金乐总算答应愿为统战工作尽绵薄之力了。

金乐搭起了豆腐灶，兄弟永乐少爷从此便如小狗落粪缸，不但豆腐浆可以白喝，豆腐渣也可以白拿，连外销的豆腐都可以经常白吃了。他喜极，便对老婆说：“多亏有这么个好兄弟。”

其实永乐少爷并没有合法的妻子，他本是光棍一条，两年前姘上了同村寡妇老吕，老吕不肯与他同流合污领结婚证，只同意他去“铺床”。

老吕是个精明的婆娘，她不对永乐少爷的开支负责，却对他的收入查得很紧，永乐少爷即使把钞票搓得如香烟大小藏在短裤的裤带洞里也要被她搜出。老吕说：“你哥哥发财了，何不去讨些钱来用？”永乐傻笑，说：“自己白吃白拿，如何还

好再去讨钱？”老吕说：“怎么是白拿？那磨豆腐的石磨也有你的一半，你把你的一半拿回来，他磨个屁！”

永乐想想也有道理，便如此这般向哥哥金乐说了。金乐大惊，这石磨倒确是两家有份的，当年分家的时候，永乐说：我又不医驼背，要它何用？总之谁也不要这个既不值钱又被时代淘汰了的东西，想不到这东西不破不烂不折旧，时隔几十年又派上了用场。金乐的豆腐强调手工做，如若弃了石磨去用机器，那便是大路货，不值钱，不是名牌了，与他开店的宗旨也不相符。金乐想，这石磨既然你也有份，我也不白用你的，便对永乐说：“那好吧，但这石磨分是分不得的，我每月给你二十块钱，算是租金吧。”

永乐大喜，从此二十块钱月月流进老吕的手心，以换得寡妇的一线温柔。金乐虽被永乐拔去一毛，却也无损大局，他的生意很好，好就好在他是手工做，八十年代的人对这种原始的手工劳作觉得新鲜，常常涌了进去看，看金乐的女儿怎样磨豆腐。金乐的女儿本是个美人胎子，经豆腐一喂，豆腐卤水一漂，便黄头发变乌，尖屁股变圆，虽只有十六七岁，却已招蜂引蝶，平添好几分生意，再说台湾同胞真的来了，真的对金乐的豆腐赞不绝口。什么葱花豆腐、香菇豆腐、泥鳅豆腐、西施豆腐、麻婆豆腐……老先生们吃得高兴，自然不会吝啬几个小钱。于是金乐便“财路门前小溪水”了（引自他家的门联）。

金乐的钱一多，永乐少爷便眼孔起茧。他虽然每月白拿二十元，起先倒是还高兴了一阵子，后来却越想越委屈！他哥哥每月少说也赚五百，只分给他二十元，太不公平了！要知道石磨可是两家有份的呀，没有这石磨，他赚个屁！

永乐少爷在老吕的教唆下，又向金乐提出要分石磨。金乐话中听音，知道弟弟要石磨是假，讹钱是真，心里已有七分气

恼，可也不敢发作，因为这石磨确是第一件要紧的吃饭家伙，没有它赚不了大钱，而且现在的石匠都不做石磨了，以前的不是填了大寨田也改成猪食槽了，有钱也没处买。只得咬咬牙，由着他敲榨，说：“看在死了的爹的面上，我每月再给你十元，只是你要用在正经地方，切不可拿我的辛苦钱去塞了无底洞！”

永乐本是一个同讨饭佬只差拎只篮的人，如今天上掉下了财神来，虱子不掐就拿半个退休工人的工资，比上过朝鲜战场的老志愿军还拿得多。这下总算心满意足了吧？不，自古人心不知足，既得陇又望蜀，永乐少爷当然不能超脱。他现在老是把眼睛盯在哥哥身上，看到哥哥买一包香烟，立刻想到有半包是他的；看到侄囡买一件花衣裳，也立即想到有半件是他的。所以他在领了两次30块以后又向金乐去谈判了，这次是狮子大开口，提出要同金乐三七分成，就是说假定金乐每月收入五百的话，他就要拿一百五！理由还是那一条——没有石磨，你赚个屁！

听了永乐的话，哥哥金乐正色道：“永乐，你是野猫尿喝癩了么？”随即扬起手中豆腐铜刀直逼永乐。吓得少爷头一缩，落荒而逃。

永乐少爷见后面没有追兵，这才当街站定，悻悻然口中骂道：“黑心，杀心！黑心，杀心！”他认为自己和金乐乃一奶同胞，为什么他能挣五百而自己只能拿三十？这难道不是赤裸裸的剥削！过去他们一个拾猪粪，一个拾烟蒂头，两人的眼睛都朝下，碰着了也还亲热，哥哥看见有烟蒂头会招呼弟弟来拾，弟弟踢着了猪粪也会推荐给哥哥。现在两人的眼睛都向上，弟弟看见哥哥新买的收录机蓬嚓蓬嚓地响就眼中冒火星，哥哥看见弟弟拿着他的钱去塞老吕的无底洞便胃里泛酸水。哥

哥认为自己对弟弟已是仁至义尽，对得起死掉的爹和还活着的那架石磨了；弟弟却认为哥哥是黑心做财主，杀心做皇帝。他甚至盼望再来一次划成份或者文化大革命，那他一定一马当先，反戈一击，大义灭亲，一直斗得哥哥狗屎不如，重拎猪屎畚箕为止。

从此金乐永乐便伤了和气，有好事者这边点火那边煽风，对金乐说，永乐这种人是毛坑石板，抬也抬不起的，你以后一个铅币不用给他，看他有什么办法？他若要闹，乡里面乡办，县里面侨办、台联都会撑你的腰，把他抓进去坐几天，自然叫他眼白丁当一屁不敢放了。对永乐说，真是越有钞票心越狠，同胞手足呀，罪过罪过！于是金乐真的断了永乐的财源。永乐没有了香火钱，老吕的庙门便关紧，使他惶惶然如丧家犬。因此永乐便把金乐恨得咬牙切齿，一连三个晚上都把大便熬至金乐门口去厕，但一来他食得清淡，其臭不浓，二来金乐起得早，及时把它清除了，所以反响竟不大。眼看年关将近，金乐的豆腐店里人进人出，生意蒸蒸日上，永乐却灶清锅冷，家如冷庙，凄凄然寒风四起，夜宿的乌鸦停至永乐的烟囱上来。永乐猛想起一年一度的救济棉袄尚未领过，便去找村长讨。村长说：“今年你的名额已经不再考虑了。”永乐惊问其故，村长一只手剔牙齿，一只手翻动日历，嘿嘿笑道：“少爷，一件棉袄值几个钱，何苦念念不忘呢，如今你哥哥成了万元户，大河有水小河满，你在他大船边上靠靠，恐怕也要成小万元户了吧。”

永乐连呼冤枉，但为时已晚，村长说：“你救济棉袄领了二十年了，也该‘换届’了。”一句话便把门封死。永乐无奈，只得将万千怒火转至金乐头上，恨不得把他当成大重九的烟蒂头吃掉。

过了两天，腊月廿五了，这是个极好的天气，村子里到处呈现出一种要过年的欢快气氛，连狗都热情洋溢，跳来蹦去地快活。也许是太喜庆了，乐极生悲，一个孩子捞河里的冰，失足落水，淹死了。

人淹死了虽是件伤心事，到底也影响不了过年，金乐照样在店里卖豆腐，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件事竟然同他牵连了起来。

这天下午，金乐见弟弟永乐一脸古板地朝他走来，因为念及同胞手足，又是要过年的时候，金乐便率先现出一种和平鸽的姿态，把自己耳朵上的一支香烟拿下来等他。

然而永乐并不领情，他一手挡掉哥哥送至眼前的香烟，“我问你，”他说，完全是一副贫雇农向地主倒租的面孔。“今天，这石磨是一定要分掉了，我问你，你是要上爿呢，还是要下爿？”

金乐吃惊，这石磨用上下来分，恐怕连外国都不会有，它象牙齿一样咬紧了的，光有上牙，或者光有下牙，要它何用？

金乐认定弟弟又来讹钱了，正想同他心平气和地商量，不料永乐态度强硬，非分不可。金乐说：“你要一爿石磨做什么用呢？”永乐道：“呸，你倒好，吃了三天三夜丧事饭，谁死了都忘了？我问你，那个淹死鬼安排了没有？”

金乐这才明白，自己这架石磨是保不住了。鄙村陋习，凡有人淹死，必要在落水的地方抛一爿磨盘下去把淹死鬼镇住，免得他爬起来找替代。如果没有磨盘，买也一定要去买来的。看弟弟这样气势汹汹，想必他已把卖石磨的钱藏于裤带洞内。而且这回他办的是正经事，支持他的人很多的，谁愿意村里有第二个人淹死呢？金乐于是自愧弗如，他过去一心赚钱，为大家做好事了吗？为村里修桥铺路吗？为五保户送棉衣、为小学校捐款了吗？没有，都没有。因此，他遭到了报应，活该！

金乐眼睁睁看着永乐把一升磨盘背走，竟无力去理论。村长说：“金乐，明早去买台电磨吧。”金乐点头。

第二天，金乐到镇上去了，大家都以为他去买电磨，可是他回来的时候，肩上只背着一双新的猪屎畚箕。

过了新年，金乐背上新畚箕重操旧业，弟弟永乐也旧业重操，不知怎的，永乐觉得金乐一拎上猪屎畚箕就好象干部下乡，顿时有了万分亲切感。这才象当哥哥的样子——永乐想。

呜呼！鄙村的一家很有起色的豆腐店就这样夭折了，我于是写了此文以致悼念，不想刚刚写好，我的侄儿来说，你不必写了。我问何故？他说，金乐的女儿要去买电磨了，她说，她那个十三点的叔叔若要来破坏，叫他尝尝迪斯科拳的厉害！

顺 序

章柏青

公司调整科级领导班子，器材科不设科长，任命三位副科长。经理宣布名单时，排列顺序是老赵、老钱、老孙。

公司每周召开一次办公会议，各科室只科长一人参加。按顺序，器材科总是老赵。若老赵不在，老钱代替。老赵、老钱都不在，才轮上老孙。凡有上级领导接见、向上汇报工作及出头露面诸事，也按此顺序。如果科里科员们起草公文，则将顺序倒过来。先送老孙初审，再呈老钱复审，最后老赵定稿。凡有接待下属部门来访及处理繁杂公务则按此顺序。

一天，刚上班，公司临时召开各科科长会议，传达上级重